

妩冰◎著
遇见他，心如春水映梨花，
情如风吹永无涯。

婉雅公主

WANYA
GONGZHU

I



婉雅公主

WANYA
GONGZHU

妩冰◎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皖雅公主 / 妩冰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80220-429-4

I. 皖… II. 妩…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0289 号

皖雅公主

出版人: 田 辉

著 者: 妩 冰

责任编辑: 张光红

特约编辑: 毕雅哲

装帧设计: 锐园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4)

电 话: 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 68469781(发行部) 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邮箱: cpbh1985@126.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90mm × 980mm 1/16

印 张: 37.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429-4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天之娇女奈成殇	1
第二章	山高水阔知何处	25
第三章	宫闹深深初识君	42
第四章	本是无心却究意	58
第五章	云深雾浓迷行路	78
第六章	一日心期千劫在	95
第七章	一道宫墙韶华损	112
第八章	天差地别情无间	129
第九章	旧时春风而今骤	145
第十章	只怕当时已惘然	159
第十一章	池水吹皱兄生隙	168
第十二章	旧爱新欢情生惑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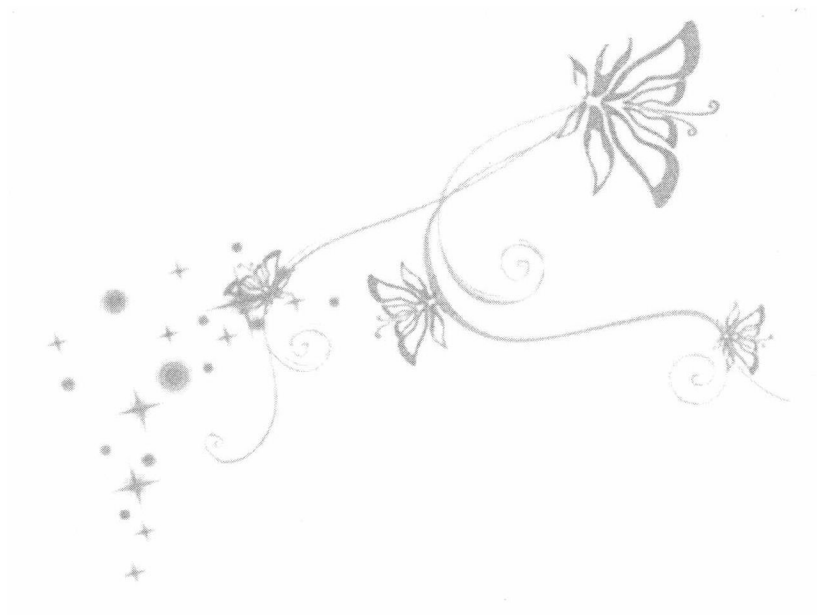
目录

第十三章	身世悠悠何足问	201
第十四章	多事之秋爱意明	217
第十五章	无心竟成众矢的	240
第十六章	噩梦连连欲别离	257
第十七章	疮痍满心终遗恨	268
第十八章	一语惊醒梦中人	279
第十九章	偶然间，竟遇君	293
第二十章	梦里回归意重重	306
第二十一章	一宵冷雨定姻缘	319
第二十二章	皇妃之名波未平	343
第二十三章	东风回首识故人	361
第二十四章	人之将死其言苦	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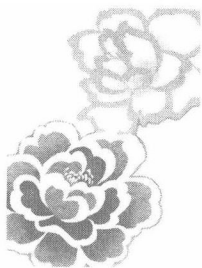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一往情深深几许	397
第二十六章	铁马金戈身堕迷	408
第二十七章	对此茫茫成长叹	427
第二十八章	余寒未散又添愁	450
第二十九章	醒时未见双梦影	469
第三十章	借机弑后君无情	485
第三十一章	战火连绵却释嫌	512
第三十二章	故园依旧心生惶	533
第三十三章	身陷囹圄迫君征	552
第三十四章	姻缘错断误今生	569
第三十五章	花开尽时怅留恨	585



天之嬌女奈成殤





第一章

天之娇女奈成殇

“八公主！八公主！您慢一些！”

在那湾澄蓝的湖畔旁边，我骄傲地转过身子，冲着后面大大小小的侍女们大笑。天边的云霞正好映衬着我因奔跑过速而绯红的脸颊，一时间显得燥热无比，于是不由自主地弯下身子，想要用这冰凉的湖水来清醒一下我灼热的肌肤。

“八公主！不可以！不可以！”还未来得及将这一捧湖水凑到脸庞，便被旁边咋咋呼呼的丫头们惊慌地拉住了胳膊，一时间水花四溅，洒了我一身。我气恼地退后一步，脸色因为懊恼变得更加艳红，任性地在原地跺了跺脚，斥责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贱婢实在不愿意让公主有任何闪失！”见我发火，大大小小的奴仆全都跪下身来，原本是顶好的心情，全被他们这一跪扫了兴致！我气急地指着湖水，“你们成心和我过不去是不是？就用那水洗洗脸，也能洗出毛病来不成？！”

“公主息怒！”刚才拉住我胳膊的侍女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湖畔边的微风将她的头发吹得芊芊晃动，更显得她惊惶不已，“八公主身子娇贵，汗王吩咐过要时刻护驾公主左右。若是公主因为用这儿的水洁面而使肌肤遭受丁点儿的损伤，我们这些奴婢可怎么担待得起？”

我几乎是要苦笑了，“就洗脸，就碰一下这湖水，也能伤了我不成？”

跪在地上的侍女们却恭恭敬敬地又给我叩了个头，“八公主乃千金娇躯，原本肌肤就吹弹可破，让奴婢怎么能放得下心来？还不知道这水有没有毒，若……若……若真有闪失……”

我简直是要无语问苍天了，“可笑！有毒？我刚才还看见大雁在这儿喝水呢，也没见它被毒死！”说完地转过身子，对着跟在我身后的那一帮武夫和侍女们吆喝起来，“你们看见有哪个大鸟在天上飞着飞着摔下来了么？若是谁看见了，只管说，本公主有赏！”

“公主……”那侍女悄悄地拽着我的裙摆，好像在央求我什么。我冷哼一声，依然不

依不饶地大喊，“谁看见了？谁看见了？！”

“奴婢是为八公主好！”那侍女几乎是要哭出来了，喉咙里只剩下呜咽之意，看到她当了真，我便慌张地收起了玩笑的心思，连忙蹲下身来，“别哭……又不是真的怪你……”

“奴婢是真的为了八公主好……”那侍女抽泣着说道，“汗王吩咐过的，公主怎么着来的，就要怎么着回去，若是缺了根头发，也要奴婢们殉葬的。”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父王那是吓你们的，你们也当真？”

“八公主以为汗王是恐吓奴婢，可奴婢们却要时时谨慎，汗王对公主的疼爱，所有人都是看在眼里的……”

“汗王……汗王！”我突然站起身来，“你们还有完没完了？好不容易来大姐这儿做几天客，原想终于听不到父王的训斥能清静几天，谁想你们比他还要烦人！”

“起来！回去！”我赌气地跺了一下脚，趁他们不注意猛然小跑几步，将侍女武士们甩在身后，又恶作剧地越跑越快，故意让他们追不到我，只听见他们越来越缥缈的声音回荡在天空，“八公主……公主！”

“呵呵呵呵！”银铃般的欢笑回荡在整个草原上，水天相接处，茫茫一片好像特别的不真实，只有那团跳动的黄色身影，却显得那般灵跃。

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的名字叫做卓依皖雅，父王是夏族的统领者，也就是说，我是这夏族的公主。不过要以为我是这整个王朝的公主那就错了，我父王只是部落藩主，而统御天下的皇帝，是那个叫做李昊煜的男人。现在是景唐六年，而那景唐，便是李昊煜的年号。

其实我对李昊煜是不感兴趣的，他是高是矮，是善良是丑恶都和我没关系。我的天就是父王，我只知道我是我父王最宠爱的小女儿，是这部落里最不可一世的皖雅公主。仅仅这个身份，已经足够灿烂这儿的天空了。

父王是这部落里唯一的王，从前这儿大大小小的部落有很多，别看大家都同属于夏族，却也分崩离析地划分成了好多派别。父王最终凭借卓越的胆识和谋略统一了夏族，结束了民族长达三十六年的混乱局面。虽说是统一，但毕竟下面各自为王的情形维持了太久，所以直到现在，仍然会有很多贼心不死的人不服从父王的领导，时常来个叛逆谋乱什么的闹剧。父王深知太频繁的战乱会耗费民力，会导致时局更加不稳固，于是只能假借景唐帝李昊煜的势力，心甘情愿地在景唐帝手下做个部落藩主，凭

皖雅公主



借景唐帝的威望来控制整个民族。每年给李昊煜上贡数不清的贡物——美女，金银，匹缎，只为依靠他的力量而维存夏部落的统一。

虽然是这样，依然控制不了部落里乱臣贼子的蠢蠢欲动。为了安抚这些人的，也是为了密切整个部落的关系，父王不得已采取了部落和亲的策略，我的大姐卓依玥雅，便是父王政治策略的第一颗棋子。大姐嫁给了小部落中实力较强的图谭王的儿子。

我原以为大姐的婚姻是不幸的，就这样被父王做买卖似的嫁了出去。可是却没有发现大姐脸上流露出任何的不满情绪，反而看起来相当幸福。大姐出嫁时我还没出生，在她之后我又有了三个姐姐四个哥哥，而我就是那最受宠爱的八公主了。

父王说我出生时，天空原本混沌无比，却在一刹那间云霞万丈。阴郁了半个月的天气突然晴朗起来，接生的嬷嬷刚将我抱出时，发现了我左臂上有一个花瓣形的胎记，顿时惊惶不已，于是召集部落里有声望的巫师神婆们来占卜，他们竟然都说我是上天赐给夏族的圣物，是太阳神派来的花神娘娘转世，会给我族带来与众不同的气象！而我相貌更是出落得没让族人们失望——如今年方十二岁的我，至今仍没有看到部落里还有长得比我出色的姑娘。

于是凭借这个传说，我便成为部落里最受尊崇的公主。而我的母亲，却因为生我而死去，原因是流血不止。

父王说我命硬，必能兴旺夏族，于是对我异常小心与器重，不允许我有丝毫的闪失。我知道父王这“兴旺”的寓意——怕不只是固守夏族，父王心心念念惦记的，是现今景唐帝所坐拥的这个富饶宽广的国家，皇朝！而这一想法在现在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罢了。李昊煜政治手腕强硬，是不会给我们任何反抗余力的。倒是父王整日耿耿于怀，“看李昊煜现在这样安抚我们，总有一日，就算我们不反，他也会找借口灭了我们的部落，把我们堂而皇之地变成他的臣子！那时的我们，可能就连吃饱饭的机会都没有了。”

父王说我们夏族终究是景唐帝心里的一根刺，因此总有些患得患失。我实在看不惯父王那个样子，好像是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一样，那样决绝与讽刺，于是便央求着父王放我出去。这才顺理成章地到了大姐这儿。虽然大姐看我看得也异常紧，但总算是换了个环境，我也可以舒舒服服地喘口气了。

“啊！”我飞快地钻进大姐的帐子，把正在做绣工的她吓了一跳，“皖雅！”

大姐无奈地看着我，挫败的眼神从头到脚把我看了个透，我不禁跑到镜子面前，打量了一下自己，原本以为自己没什么的，只是不管不顾地跑了回来，却没想到这一瞧，竟把自己也吓了一跳。

原本扎好的发髻毫无章法地散着，一小缕头发窝在领口，另一小缕头发却勾在了戴着耳坠上，看起来有种说不出的滑稽。因为奔跑的缘故，满脸通红。

“咳咳！”身后的大姐咳了两声，我忙收起心转身，一副认罪服法的模样。

“皖雅，说，又去哪儿了？”大姐一端起架子来，还真有父王那么个派头，声音不怒自威，听得人心底里发冷。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心想还是不说话好了。以我对大姐的了解，现在是说也错不说也错，还不如不说话，让她训斥一顿干净。

“瞧瞧父王把你惯成什么样子了？！”大姐放下手中的绣工，突然站起身来。我依然低头不动，死死地闭着眼睛，只等着狂风暴雨将我袭击个昏头昏脑。

使劲闭上眼睛，却没等到下一句训话。我纳闷地抬起头，却看见大姐苦笑着编起了我乱七八糟的辫子，“好了，别闷着了，要是憋坏了你，父王还不得杀了我？”

我乐呵呵地抬起头，亮晶晶的眸子里正好折射出大姐宠溺的光芒，“你啊，到底拿你怎么办才好？”说完，她又心疼地扯过我的手，“瞧瞧这手，不是不让你骑马么？让那些奴才们带着你就成，你又不听了吧？”

我无所谓地撤回手，大大咧咧地搓了搓，“让那些奴才们领着有什么意思！还是自个儿骑马，最好是速度很快的，听着哨子般的风声，那才叫一个爽快呢！”

“你啊！”大姐又拽回我的手，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好在没受什么伤，没练出个茧子来什么的……告诉姐姐，这手火辣辣的疼么？别现在不出茧子，再过阵子真磨出茧来了！”

这下是轮到我又无可奈何了，只能怔怔地看着大姐摩梭着我的手，“姐，我哪儿有那么娇贵？”

“还说！”大姐一瞪眼，直接把我满心的不满挡了回去：“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身份，父王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整个族人都视你为重。如此金贵，怎么也不知道爱惜着自己？”

我只能瘪瘪嘴，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大姐看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倒也没继续说下去，只是斜了一下旁边的奴才，“吉玛，给公主拿药膏来！”

“拿药膏做什么？”我下意识地一缩手，却又被大姐拉了回去，“做什么？好好的一双



手，怕再粗糙了，给你抹些护手的膏子！”

“大姐，我整日在玉城（父王府邸）就被父王看着，没想到在你这儿也过不安稳，他们天天跟在我后面，闹腾都闹腾死了！”我慵懒地躺在软榻上，迎着太阳在那儿抗议，“父王不让我做这不让我做那的，没想到你也这样……”

“你还说！”一颗葡萄猛然砸到我正闭目养神的脸上，我腾地坐起身来，却正好对上大姐那满脸的笑意，“全族里的人哪个不把你当个宝似的捧着？别说是父王了，就是那些想抵制父王的叛军，听说咱们有个花神娘娘转世的八公主，不也得忌着三分？”

“可那都是对他们的好，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垂下眼眸，重新半倚在榻子上，“好像都是因为我有用处才对我好似的……不像你，出了嫁，姐夫一心对你肯定就是真心喜欢你……不像父王似的，每次和人家谈个什么事情都让我站在一边，还动不动说什么花神庇佑……”

我正嘟嘟囔囔地说着不满，又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砸在我脑袋上。我愤怒地仰起脸，大姐仍是一脸好笑地看着我，捂着嘴哧哧地笑，“我说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儿？原来是春心动矣想做他人娘子了吧？”

“谁说的？！”我的脸腾的一下子红了起来，这才发觉自己扯得是有点儿远。好好的怎么就说起嫁人这档子事儿了呢？

看着大姐一脸打趣的模样我还偏偏不想轻易承认，于是仍然死鸭子嘴硬地争辩道：“哪儿有！我才刚到十二岁呢，谁想那些劳什子的事情！”

大姐那双清亮的眸子突然暗了下来，只是那样失神地看着我，那种探究让我浑身不自在，唤了好几遍大姐，她才缓过神来，“姐姐，你怎么了？好好的说着话怎么走神了？”我不满地捶了她一下。

“哎呀！”大姐微微咧了咧嘴，大概是觉得疼了，但是却没像往常那般反击我，只是仍然那般茫然地看着我，像是看着一个不相识的陌生人，嘴里讷讷地说道，“是啊，以你的这等身份，谁又配得起你呢？”

“啊？”我还是没搞明白什么意思，却被大姐这失神落魄的样子吓了个不轻，只能手足无措地使劲儿摇着她胳膊，迫使她回过神来。“大姐……大姐……”

“哦！”大姐这才正过眼睛来看着我，眉眼间又盈满了笑意，“皖雅，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好好的就行。”

我略有所悟地点点头，虽然还是不知道大姐在想什么，但在她那如水的眼光里，

却懂得她是在为我操心，于是又感激地冲她一笑，放心地靠在榻子上歇息了去。

“皖雅……”真讨厌，还没睡醒呢，就有人喊我，我嘴里嘟囔了一句，便蒙上被子继续呼呼大睡，“皖雅……”

那人却不依，依然在执著地唤着我。我一烦躁，猛然坐起身来，还没睁开眼睛就在那儿摇着脑袋大嚷，“烦死了！”

“哧哧”的笑声钻进了我的耳朵，我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心想谁这么大胆，一定要臭骂一顿——朦胧中却看见二姐簌雅含笑的脸庞，不由得努力睁大眼睛，使劲揉了揉，“嗯？”

“别揉了！瞧这力用的，再揉坏了！”二姐嬉笑着拿下我揉眼睛的手，“就是姐姐我呢，怎么样？高兴坏了吧？”

我愣愣地看着二姐，忽然一头扎进二姐的怀里大哭起来，像是倾泻我所有的悲伤：“坏二姐，去哪儿了你？”一边哭喊一边还不停地捶打着她的肩膀。

“这不是来看你了嘛。”二姐一把攥住我不老实的手，紧紧地把我抱紧在怀里，“你也知道我离玉城远不好回去，这次碰巧你二姐夫来大姐这儿谈事情，我听大姐说你在哪儿，才要死要活地跟着你姐夫过来，你瞧瞧你，这鼻涕蹭的……”

我不好意思地抬起头，却又想贪婪地将二姐看个透，只能怔怔地发着呆。谁知二姐却长叹一声，“谁能料到咱们姐妹一分别就是三年呢，我走的时候你还那么一丁点儿，老在姐姐屁股后面绕圈儿，没想到你如今都这么大了。在家的时候就听见人们都说玉城的八公主最漂亮，我虽知道自己妹妹的美貌，但也没想到能惊艳到如此地步……我的好妹妹哟！”说完，又把我揽紧。

“好了好了！”大姐在一旁欢快地拍着巴掌，“咱们这一出姐妹情深的戏也该演完了吧？吉玛，赶紧准备准备让八公主洗漱去。呵呵，如果芳雅也在这儿，你们还不得哭死！”说完又慌乱地捂住自己的嘴巴，“吓吓吓，瞧我嘴巴，这大喜的日子里，怎么还死呀死呀的！”

我和二姐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姐夸张的表情，也忍不住畅快地笑了起来。真好啊，三年多不见的姐妹，今儿终于得以团聚了。

和大姐二姐相处了两天，一日正在帐中说笑，却看见大姐夫急急地走了进来，“皖雅，父王让你赶紧回玉城。”

皖雅公主



“啊？”我有些发蒙，“父王不是准我过几日才回去么？这离父王定下的日子还远着呢！”

“信使说玉城出了事情！”大姐夫紧紧盯着我，那种压力顿时让我喘不过气来，“父王遣人快马至此，就是召你回去！”

我强行稳住自己慌乱的思绪，无所谓地拿起一碗茶，“玉城出了大事我现在回去也不顶用啊！我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能有什么用处？”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他们让我回去，心里就很本能地反感起来。

我这样风轻云淡事不关己的态度立即惹恼了大姐，她一把夺下我的茶碗，正眼相视，“皖雅，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你不仅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不仅是夏族的公主，还是夏族的花神娘娘！”

她这一强调更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是啊！我的用途多了去了！”我低吼着站起身来，“都想着利用我这个什么传说，可是谁把我当作亲妹妹看待过？我不想做这个什么娘娘！谁愿意做谁大可以去做！”

谁知道大姐却生气地把我拽到身边，一把攥起我的袖子，指着我的花瓣胎印厉声斥责：“这是可以作假的么？这是可以随便让出来的么？！”

看着大姐冲我吼，我满心委屈，“姐姐，我不愿意……”无奈的我只能低低抽噎。

“好妹妹！”一见我哭，大姐的语气也软了下来，“这是天注定的，你是我们夏族的神，就注定是要为夏族劳心劳力的。”

“我不愿意……”我俯在大姐肩头哭了起来，“大姐，我只想做你们的妹妹……”

“难道你愿意让父王死？”看到我固执的样子，大姐猛然把我推开，无比冷酷地看着我，“没了你，你觉得父王能撑到今天？仅凭我们部落的实力，那些夏族的叛逆会甘愿俯首称臣？那些愚人不仅害怕咱们的骑兵，更重要的是畏惧于花神的威力啊！就算你不是花神，你也得装下去！”

我傻子般地摇头，木头一样地走到帐子口，低低地吩咐道，“吉玛，备车，咱们回玉城……”

“大姐，这样对皖雅是不是残酷了些？”二姐担忧地看着麻木的我踉跄地走出房门，“她才十二岁啊！”

“十二岁已经到了能担当大事的年纪了！”大姐那凌厉的目光仿佛刺透了我的脊梁，迫使我一步一步朝前走去，“你别忘了，我可是十岁就被迫嫁到了这鬼地方，还有

你，不也是不满十二岁就被逼到‘锦木城’的么？我们自当如此，皖雅为什么不行？就算她不是真的花神附体，那今天的一切，也是做父王子女的宿命，况且她现在还有让夏族安生的本领。”

“姐夫，你这么急急地赶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筱雅不解地看着姐夫，玥雅也是一脸纳闷。

“皖雅怕是回不来了……”

“为什么？”

“夏族今年进贡的贡物中有一张腐烂的鹿皮，景唐帝认为这是对他的大不敬，所以遣使臣来玉城谈判……”

“怎么可能？”玥雅皱紧了眉头，“玉城的猎手和工匠，一向是最好的……怎么可能有腐烂的毛皮呈上呢？”

“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个借口。”眼前的男人悠悠地叹了口气，“景唐帝觊觎夏族的富饶已久，与其像现在这样让夏族示弱，哪儿比完全归于皇朝来得舒服？玉城早晚是景唐帝嘴边的一块肥肉，只是他想不想吃罢了。前段时间他只顾忙于收拾江南残余势力，现在一切稳妥了，自然轮到我们夏族了……”

“那皖雅……”

“皖雅只怕是有去无回的命了。”帐内的烛火突然爆响了一声，震得屋内所有人都浑身一颤。惊魂稍定，他又继续说道，“父王想用和亲方式延缓时间，好让我们有备兵的机会。芳雅貌不惊人，怕是不够分量的，只有皖雅才能证明我们的诚心……所以夏族的花神……夏族最美丽的一朵花儿……怕也是要凋零了！”

我窝在马车里的一角，虽然表面上依然是一副垂着眼皮慵懒不已的模样，但是脑子里此时却像炸开了花，乱哄哄的让我头疼不已。大姐刚才的话像是魔咒一般在我脑子里回响：“十二岁已经到了能担当大事的年纪！”“况且她现在还有让夏族安生的本领！”

心中突然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父王这是要把我喊去做什么？夏族又有什么危险么？仔细想了想，在大姐那儿度过的这些天，父王虽是派了几十名侍女武士服侍我，但没派信使送过一点儿信息，从来也没问过我是好是坏，是快乐还是苦恼……仿佛只

皖雅公主



有今天，仿佛只有夏族出现差池的时候，父王才会惦念起我，才会这般手脚忙乱地把我喊回去……

想起我的父王，这夏族的大汗做得还真是称职啊……我不由自主地扯了扯嘴角，戏谑地淡笑了起来，这般的大汗，也真是枉做一位父亲了……

这难道真的就是我的命么？我低低地叹息了一声，太阳穴跳得愈发厉害，像是有人不甘寂寞般地在我脑边激烈地擂鼓，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了——这样的自己，像是被族人利用的工具……以前还不觉得什么，无论是为了什么，父王宠着我总是好的，而如今慢慢长大的我，却对父王这般的溺爱产生了质疑……真不知道这般的质疑，对我来说是福还是祸啊！

“公主，您不舒服？”吉玛细弱的声音悠悠地传了过来，“用不用让他们把马车赶慢点儿？”

“没事儿。”我长舒口气，直了直身子，正好对上吉玛担忧的眸子，不由微微一笑，“放心吧，我的身体你还不知道么？壮得都可以和那奔跑的马儿相比了……”

“可是……”吉玛仿佛欲言又止，“您的脸色……看起来不好……”

“嗯？”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吉玛，我却感到有一股深深的暖意涌上心头。从她那褐色的眸子里，我分明读到了“关切”两个字，而这种关切，是发自内心的，不掺杂任何利益因素，仿佛在父王那样近似百依百顺的溺爱面前，这样的以心相守，更能让我珍视。

吉玛今年才十四岁，是我接生嬷嬷的孙女儿，父王看她聪明伶俐，便让她自幼跟了我。她跟我那年才八岁，依稀记得她老是鼻涕挂在嘴角的邋遢模样，也不知道是她侍候我还是我派人侍候她。时光如水，转眼间，吉玛却已经是十四岁的姑娘了。

“还有多长时间到玉城？”我微微俯下身，掀开帘子望向外面，一股浓浓的尘土味儿扑鼻而来，呛得我不由自主地向后一缩，一个不留神，竟然跌坐在身后的软榻上。大概是马车行得过猛，一时没控制住身子，反而向后又是一倒，后脑勺狠狠地撞到了窗棂上，刹那间疼得我眼泪在眸子里乱转。

“公主！”吉玛惊慌地上前稳住我的身体，大概是看到我泪水马上就要流出的模样，立即慌了神，又急急地唤了两声，“公主，公主！”

看着她着急的样子，我只有将自己马上要冲出来的眼泪硬硬地憋了回去，“没事儿的！”

“公主，让奴婢看看！”吉玛仔细地趴在我脑袋后面左瞧右瞧，“公主，肿了呢，怎么办？”

还未待我开口，这丫头浓浓的哭意已经涌了上来，“公主，这么大的包呢，若被汗王看见……可如何……是好？”

我叹了一口气，却也不顾吉玛的惊慌失措，只是又小心地把着窗沿儿朝外仔细看了看，“看这风景，大概傍晚才能到玉城了吧……”

“公主……”吉玛小心地扯扯我的袖子，脸上泪痕未干，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你这丫头怕什么？”我干脆咯咯地笑了起来，“父王也未必能注意到我的肿处，若是看见了，就说我是思父心切，自己撞的罢了！”

“可是……”吉玛依然心有余悸，“汗王……”

“先别说了。”我无力地摆摆手，找了个舒服的位置重新卧下，“到了玉城告我一声，我先睡会儿，只怕现在不睡，也许到了那儿就没有安睡的机会了。”说完，就用毯子蒙上了脑袋。

到达玉城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还要晚，抬头看着天空，明晃晃的月亮已经爬上树梢。我原想这么晚了，再急的事儿也得等到明日，刚要回到自己殿中，却被一侍卫拦住了去路。

借着亮亮的月光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父王的侍卫德格类。

“公主！”德格类仿佛是有意在这儿等我，一见我马上迎上来，“公主，汗王让您赶紧去正殿！”

我疑惑地歪过头，“这么晚了，还去？”

“客人都正在正殿候着您呢！”若不是碍着礼数，看那样子，德格类几乎是要扯着我前往父王的正殿了。看着他那一副焦灼的模样，我心底里暗暗打鼓，究竟夏族出现了怎么样的变故，这才让一个侍卫都能急成这般模样？

“八公主到！”伴着父王贴身宫人的一声禀报，我一脚踏进正殿，虽未抬头，却已经察觉到几束灼人的目光投在我的身上。若不是已经见过诸多这类场面，估计我早就被吓得坐立不安了。这反而更加激起了我的叛逆心理——不是都注意我吗，我偏不抬头，只是低着头恭恭敬敬地走到殿中央，静静福下身去，声音淡如凝烟，“父王，皖雅

皖雅公主